

# 文娛圈

本报文化部主编 | 总第4期 | 2014年4月12日 星期六 责编:张坚明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whb@xmwb.com.cn

内页导读

## 蒋雯丽畅谈 与家人的爱

A13 人物圈

## 法国名家名画 昨起在京展出

A13 动态圈

## 荧屏童星扎堆 专家褒贬不一

A14 观点圈

# 蒋雯丽： 我更愿当个 写字女人



对我们的报道有任何意见和想法，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“新民演艺”反馈，点评精彩的有礼相赠哦。

**关注方法** 打开手机登录微信，查找添加微信公众号“新民演艺”，或搜索微信号 xinnminyany-i，当然，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也可以哦。



### 人物圈

蒋雯丽，是个简单而深邃的人。

这两天她在上海，昨起登上东艺舞台，主演赖声川导演的话剧《让我牵着你的手》，扮演伟大剧作家契诃夫“永恒的爱人”欧嘉——她从29岁起与38岁的他共度了剧作家生命中最辉煌也是最后的6年，终身未再嫁。随后，她活在舞台上，活在契诃夫的一出出戏剧里，直至80岁出头。

蒋雯丽说：“任何一个女人，与那么纯粹的灵魂相遇，结果戛然而止，那一定成就永恒。”在台上，她有两次噙着眼泪，第一次是欧嘉因为演戏没有为契诃夫保住腹中的孩子时；另一次是临近剧终时——契诃夫逝世后，欧嘉顿时失去了一生所爱的人，仅余“夺”走了她爱人和孩子的剧场，她不知是继续挚爱它，还是憎恨它……同为成功的女演员，她太懂得欧嘉那种复杂的情感纠结。

在接受本报专访前，蒋雯丽特地给记者寄来了她去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《姥爷》，一

篇仅几百字的序，却看得人眼眶泛红。“姥爷和我，一个九十岁，一个七八岁，在(上世纪)70年代末，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他扶持我长大，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。我想把这种生命传承的爱写出来……那时，时间对所有人都是静止的；现在，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如梭的。”

### 拍电影 感动作家六六

蒋雯丽曾导演过一部电影《我们天上见》，以淡淡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女孩子与她姥爷的深深情感。该片被归类为“文艺片”——很难赢得票房。她到上海当戏剧白玉兰奖评委时，把碟片送给了一些评委们，包括剧作家六六。起初，六六并不在意，“也许演员当导演是玩票的”。六六回家后，一边把碟片放进机器，一边忙着做家务。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最终她放下了手里的活，在电视机前哭成了泪人。接着，她每次写作时，就把《我们天上见》的电影音乐当作背景。六六鼓励蒋雯丽：“出本书吧，把碟片附在书后，算是有声读物。”

起初，蒋雯丽想直接以剧本出书。不过字数不够。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，就逐渐成了现在这种随笔集的模式。

### 望学生 多读经典名著

蒋雯丽从小就喜欢写作，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纯粹是歪打正着。当时她在《大众电影》上看到招生启事后，就想和朋友结伴去北京玩玩，顺带考试。她十几岁的时候，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“社会整体对文化艺术有着很高的追求，彼此之间分享的都是艺术作品，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”，“而现在的大学生讨论更多的可能是iPhone6什么时候出。”蒋雯丽说。

现在，蒋雯丽还在中戏表演系教书。她在教课时，反复强调经典作品对人的巨大影响，希望学生们多读：“一个人能理解十分，却也只能表达出六七分。”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再现能力，直接决定演员表演的成败。所以，不少好演员都有分析、写作的习惯。

### 以真情 弥补专业不足

“如果从技法上分析，我导演《我们天上见》肯定不够专业。”蒋雯丽并没有专门学过导演。“但我有的，是真情。”电影拍完，正是姥爷逝世30周年。她在十多岁时就想以某种艺

术方式表达对姥爷的情感，但是自觉功力不足，怕表达不到位，反而有了遗憾。所以，拍这部电影是为了“完成心愿”。而且，“到我这个年纪，对生活还是会有很多疑惑，所以，就想回到童年，找回精神家园。”

蒋雯丽透露，“《姥爷》其实是我的第二本书。我的第一本书是《雯丽谈艾滋》。”这是她当艾滋病宣传员时的所见所闻实录。她去英国参加了一次全球妇女儿童联盟大会，不同国家都交换了预防艾滋病的经验。她认为泰国的“安全套+大白菜”的方法很好——把安全套放在菜市场卖。食色性也，人之常情。“避而不谈，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”有爱，就能克服很多困难。一开始，她也并不熟悉相关知识，第一次去探访艾滋病病人也有些紧张。后来，她还把艾滋病患儿接回家来，与自己的孩子同睡一张床。

情感能量与专业素养的汲取，来自常年的阅读。她还聊到了对其灵魂有深刻影响的其他作家：雨果、托尔斯泰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“遇到杰出的作品，我会不忍心读完——读完，与伟大灵魂的对话就结束了。”

本报记者 朱光